



列傳第三

梁書九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

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駁略究其大旨
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絜白美容觀齊武
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
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
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
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
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
長史鎮接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
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茂以

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

勳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
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表陽太守高祖義師起
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
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
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于於吳子陽等斬馘萬
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暨平從高祖東下復爲
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
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讀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

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過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王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

大紅新離軍寇民思及業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

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
其情容姿表瓌麗酒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
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
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勲哲王今軌
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
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

夷方賴謀猷永隆祀寄存至薨殯朕用勸十厥
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六尉加班劍
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
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柩無故自
墮心惡之及薨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柩果無
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誼曰此樂天子所
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哀乎俄而病少自
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
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

襄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為宋將位至
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
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無遠騎赴鹿鹿馬
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
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
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
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
因是以膽勇知名願為史書每讀獲首樂殺傳

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
徽中隨父出守師為宋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
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開赤斧板
為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
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為
雍州復以為征虜中兵參軍帶馬頭太守督峴
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
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之子也為武
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

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舩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
殯於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
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
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圍馬
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
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
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道夾
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
景宗深自結附數請旨回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

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景陵
太守及義師起景宗出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
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
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
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
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
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
且師行日久器甲空乏斂居一壑而輕之因鼓噪

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
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羨橋擊
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
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
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
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營嚴
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
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

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
縣侯景宗在州高化具聚斂於城南起宅
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
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
竟陵堤以

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
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
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為護軍既至復
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
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

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
頓遣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
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
進信暴風卒起頗有滄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
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平若孤軍
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
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壘去
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
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

魏

眼北到橋北岸立城

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薪藁比皆爲大眼所略
景宗乃募勇敢二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
築壘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
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
後大眼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及爲趙草所獲
先曰大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麗使與魏橋等爲
火攻計今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壘攻其南景宗
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自來長六七尺叡

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劍裴蒙韋寂等乘艦登岸盡魏洲一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出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止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王口萬餘人馬

千匹遣獻捷高祖詔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敏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燕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宣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

龍與年心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鐵
鳴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噉食其
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
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輒
不得路行開車慢小入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
日新婦道此色色使人無氣為人嗜酒好樂臘
月於中使作野亭逐除無往人家之酒食本
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弄人婦女奪人財貨
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譙人曰此共道

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
以為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
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
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宗太尉
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為尚書都官郎大司
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詔遭暴水流
漂居民吏請徙民祀歲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

之所知言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
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為長水校尉出
為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
兆人杜暉求州綱暉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
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
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
民定靈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
常居帷幄為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遷為黃門郎
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自先士卒高

祖行營曩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
吾又何憂建康城平人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帶
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
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惠遠
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為太尉從事
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
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
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石侯
四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
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
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
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
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
中江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義鼓吹

五十七詔曰余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
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
寧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
懷通雅爰初草吐不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
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
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賜錢二十萬布
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于津嗣初慶

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昔昔燕太尉以禡席見賜吾家亞台司道又夢以吾禡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為將家然未顯奇節梁幽因日月末光以成所方邵勒勳鍾鼎非止序哉昔漢光武全愛功朝請特進寇即耿賈咸不盡其器方茂

列傳第四

散騎常侍姚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月光祿大夫亦父弟王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

西中郎外兵參軍

在西府齊季多難

自安會東民遺

將軍劉山陽為巴西

道通荆州密教頭

襲雍州時高祖已為

及行遣穎首親人二天獸以言疑之山陽至果

不敢入城穎言計無所出夜遣錢培人朱言心

呼西中郎城有冬令帝聞文詔議參軍柳悅

齊定議聞文曰蕭

州善養士馬非復一日

陵素畏襄陽人入眾不敵取之必不可制

歲寒道不為朝廷所容公若假山陽與雍州

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

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獸則彼疑可釋至而圖

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胃

謂天獸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

乃斬天獸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

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

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

祖許焉和帝即位以穎胃為假節侍中尚書令

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荆州

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漂州使與曹景宗先率兵向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美拔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瑣巴西太守曹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瑣等憂

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及瑣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為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領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使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攻其兵由建安復

奔長沙希祖追之穎于緣山踰嶺信而獲免在
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是康城平高祖以穎
達為前將軍丹陽王受禮詔曰公功惟德列
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享在焉齊故侍中丞相尚
書令穎曾風格峻遠器宇深邵清猷盛業闡空
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亦契闊中夷載形心事
朕膺大政物光宅區宇望代山觀河永言號勵可
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本官如故賜穎
享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

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二
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
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負觀所
不為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
俗博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乃其雖承之
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蕭穎達啓
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其難當到臺辨問列
籍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伯璠啓乞限訖今年
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

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共論一年收旨
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將同類是即主臣
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
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
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志魚腹之資不俟潛
有之數家復申茲文二道彼十一風體若茲準
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
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
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

復為侍中衛尉 出為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
秩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
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
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既處優閑尤恣聲
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

心使持節都
故項之徵為

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
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康子敏嗣穎言
子靡襲已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喪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巢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段琰及補二營宗不之許初琰舉豫州刺史帝遣書問琰琰曰今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

詳見勅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慙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希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肅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勅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勅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勅辭曰琰及衆俱出一州以今勅爲刺史又補三營頃之爲新汲令治有具續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

相器遇及蕭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未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成為魏所圍仍以詳為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成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

徵為游擊將軍出為南中郎

司馬南新蔡太守齊月用康之為荊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遣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甫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美兵起詳與穎甫同列舉西臺建武等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甫多決於詳及高祖國事未下親嘗與穎甫對席明文如高祖宣武等皆為

陸易守攻取為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
弘經略詢納善言三三三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
其所見言盡其所擇善而從惡則能而不可不以人
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
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衣而食少故宜計
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
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
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
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

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
帛主系積糧運又克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
此王前羽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
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
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
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
垂採高祖嘉納三三三之類曹交平時高祖始興
王愴留守襄陽三三三遣使迎愴共參軍國和
帝加詳禁兵出入三三三辭不受遷侍中尚書

右僕射尋授使持節都督荊州刺史詳又
國讓于澹天監元年坐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
封監郡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
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
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
中進持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
城南流水有峻山峯桂曰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
被代因是廢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

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
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
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
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古士瞻役
治蜀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鈎隱起雕鏤甚
壯巧篆文曰錫爾金鈎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
孫有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暮歲而貴矣
於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
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

涇河仍除自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塞為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為荊州薦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蕭留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上亭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

功遷山領軍固辭不受出為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到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眾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百俱前欲以填漸道恭輒於漸內列艦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漸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

餘文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
魏人登城者魏軍其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
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
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又不支久汝
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
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不得奉以
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
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
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硯

以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
督司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
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
陝西受任邊陲勳彰所莅寇憑陵竭誠守禦
奇謀間出英書日三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
所圖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志已忘累並至何能
身張守存第一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
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
刺史伯如故并尋賜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

還道恭妻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子澹嗣卒
於河東太守孫固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家秦始
初為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
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
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
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管倉外
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杲年板為宋熙太守領
白馬戍主氏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

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
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
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
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
為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
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與之荆
州刺史巴東王子鄉嘗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
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感之入
為前軍將軍南康王為荊州復為西中郎中兵

參軍張暉將軍蕭穎曾協同義長以公以為輔
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并故平衆東
下時湘州行臺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
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
甲以饋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勅衆軍次
于沔口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冲各據
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
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小室之貴亦隸焉累

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
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
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
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五利林公則
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樓門相對嘗
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
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
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是湘溪

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湯盤輒元犯公
則壘公則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
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竟掖門衛送公鄉
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
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二部諸郡
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
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二千五百
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
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任已廉慎爲吏

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
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
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賈送一無所取仍
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
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
命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
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
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之苦豈可僮倪辭事焉
董道遂葬此吾志也遂疆起登舟至洛口責責春士

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 刺史薛恭度遣長史

石崇等上勳錄接戰即斬 仁榮逐北至壽春去城

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

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此 軍給鼓吹一部諡曰

烈公則為人敦厚慈愛 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

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 幽字雖居軍旅手不輟卷

士大夫以此稱之子 暉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

特聽庶長子朓嗣固 讓歷年乃受

郡當阻切人也少有 膽幹膂力

過人性任 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 附之起安州

辟議曹從 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 史蕭繹板為

槐里令遷 始置太守平西軍事時 西陽馬崇率

衆緣江曰 抄商旅斷絕刺史蕭繹 遣欣使元起率

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 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

起自郡掾為蠻帥田孔 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

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 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

之間頻攻小城斬獲萬 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成

三關郢州刺史張冲督 河北軍事元起累與冲

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
執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袁
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
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
蕭穎由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
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
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
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豈
容背本若事不成所受戮辱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後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
冠軍將軍率衆與首回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
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
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
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
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
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
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大監初封

當陽縣之戾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之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日既德

心離雖悔無及何必之不患資糧不足也

率富民上軍資米餼元宗等破季連將李

水衆進屯西平季連也將魚官方達於斛石士

元起乃自率兵稍進重於郾季連復遣

郾陷之軍備盡沒元

三

成都

奉伯晚感三子

三

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克元起
捨郢遷圓州城柵其三匝而墮焉元起出巡視
圓柵卒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與持
楯叱之衆辟易不敢 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
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
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
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郢乃降斬奉伯
晚盛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
八百戶并前二千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

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甚開造欣故客蔣光濟並
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並
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積
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
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曰男子果於孫
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
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誅黔婁
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
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深爲代

之是時梁州長史夏竦道遠以南鄭叛引魏人
白馬成主平天寶具馳使報蜀魏將三景胤死後
寇東西言言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
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
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黔婁等苦
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
救漢中於是魏已攻白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
頗營還裝衣糧儲哭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
之因表其逗留不募軍事收付刑獄於獄自益

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出爵土詔減邑之半乃
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
至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度華堅執不可元起恨
之大軍既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
先遣迎華語人曰度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
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
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
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人度元起初
爲益州通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

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
久保我寧乎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
東聞蜀亂使將光濟靈之遇蹇時然嘆曰吾豈
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編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豐
肅穎曹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
人甚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
流後嗣夏侯揚鄧威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
揚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列傳第四

梁書十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張弘策

庾減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曰具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

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三
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
與高祖年相壯軍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
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
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
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
無恙高祖曰其可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
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游東有急兵祥人冬初魏
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其議萬一伺

興梟稽顙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
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
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
已富貴爲存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二公知汝
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
分高祖曰勇欲效鄧晨乎是久魏軍寇新野高
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武爲兖州弘策
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
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

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尚祖

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

令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

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州還

仍為西中郎長

計於宣武王語在

室既衰諸侯力

合民到于今稱之

命會應有主以

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

下糾合義兵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

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為堅子

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願

不憚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曰

惟珍入定定議曰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

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為步兵交尉

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

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

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詩寧遠
將軍度城域只同乃命衆軍即日道經江至
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
爲同 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三戊曹景宗等

勞勉衆咸奮厲
石頭城弘策屯門

高祖遣弘策與呂

時城內珍寶委積

衛尉卿加給事中

天監初加散騎常侍

巴二千二百戶

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

故舊隨才薦

拔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

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

神獸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

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

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

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

衛尉慮發所忽殞身祇暨其情理清貞器識

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衰鄉黨嘗屢絕
興感涓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勲翼宣實薄報効
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
一部謚曰愍弘策為人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
隆重不以貴執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
祿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
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
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

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
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
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元末高祖起
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為寧朔將軍領行選從
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
命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率矣
伯史反西臺即授高祖黃鉞蕭穎曾既都督中
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
郢城平域乃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

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為諮議
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
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疾道遷
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
中糧盡將士皆斃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
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為伯六千石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
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為安豐令
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

刺史蕭詵以弟誡誅臺遣收兵卒六王左右莫不
驚馬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誡死侍送喪柩衆咸
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
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
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
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出用我今未能
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
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世肅遙昌世引
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

祖為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
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為
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
為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
紹叔處置酒宴多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
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
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
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
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眾一戰送

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以義師起為冠軍將軍
敗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
江湖二州糧運事無闕之天監初入為衛尉卿
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如纖毫無隱每為高祖
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以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
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為其共事當如是殆以此誤
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其親信之母憂去職紹
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為冠軍
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我復為衛

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
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壯八父事母及祖母以孝
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
悉歸之兄室二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
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爲魏所
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
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一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
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以性頗矜躁以權執自居然
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

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由
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
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
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
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愛及義始
寔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
心旌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

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不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
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經叔立
志忠烈善口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
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
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
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
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為門下書佐

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甄狎
曹輩皆敬之太祖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
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瑒寇東
陽太守率眾東討使僧珍知行軍眾局事僧珍
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
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為丹陽尹復命為
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為荊州刺史齊武以僧
珍為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
莫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武西為典籤帶

新城令魏軍寇河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
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
努力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並進高祖率
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
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閒謀所在不通義陽與雍
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
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
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
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

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
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既至高祖命爲
中兵參軍委以心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
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
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閒屋以爲止舍多伐林竹
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
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
及張弘策定議明日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
竹裝爲艤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

果爭極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
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
卧内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
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
大將軍大軍次江沔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
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
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坂橋築壘
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坂李居士密覘
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

今力旣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壘裏當
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入土城矢
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
城而下内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
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
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
火車焚其營即日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
率所領先入清官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
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武賁

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
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
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
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
事僧珍畫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
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
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
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

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
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
求叨越何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
有督郵廨鄉人感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
都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
吾私宅妹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
雜亂僧珍常道從函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
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
部直一校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膺恩遇

隆密意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威嚴者不敢
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
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
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
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
珍誦呪觀書曰吾昔在家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
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
差儂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
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鎮軍府舍時年

五十八高祖

臨殯詔曰思昔馬將軍

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
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守詳濟竭忠盡禮
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
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魏式隆朝
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
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
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龍衣喪事所須隨由
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

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口曾珍
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盡締構王業三子皆
有力焉曾珍之肅恭林少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
識為一臣之節矣

列傳第五

梁書十一

列傳第六

梁書十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撰

柳惔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
十七上齊武帝為中軍命為參軍轉主簿泰初
人為金回書二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譽
友子譽皆為荊州惔隨之鎮子譽嘗昵近小人惔知

將為一猶稱疾還京及難作煖以先歸得免歷中
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為新安太守居郡以無
政績兄歸久之為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為
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煖舉
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高
祖踐阼徵為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
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
為詩以貽煖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
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造命嶺南周書非不

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煖對曰罰不及嗣賞
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
右僕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
軍以煖為副軍還復為僕射以久疾請免煖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為
使持知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二州
時年四十六高祖為素服舉哀贈侍中兼軍
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煖著仁政傳以及諸詩
賦粗有辭義子照嗣煖第四弟澄亦有美譽

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
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恢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
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體
起家為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
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
荆龔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討未有定
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於夜入議之忱曰朝廷
任恃為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

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之事且藉以相
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銳數千破崔氏十
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且知使君不係踵
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丑心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必受失律之責進
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
誘斬山陽以忱為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為尚書
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

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鄧州平穎
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為巴硤未賓不宜
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
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高祖踐阼
以忱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
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為安西長史冠軍
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為右散騎常侍太子
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山諸軍事輔國將軍
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
戍入為祕書監

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不拜遇疾詔改授給
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一年卒於家時年四
十一追贈中書令諡曰穆立一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
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
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
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
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却以金如意和帝稱
尊號為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暴卒

州府騷擾聞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城必興
王澹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
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
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為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
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者稱卒於官詔賻
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貞漢承相賢以後世為
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
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

遠長史叡事繼世以孝聞叡兄箕纂聞箕早知名纂
叡皆好學聞有清操祖征累為郡守每出攝叡之職視
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祖
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
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
汝遠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
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
顛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顛到州與鄧琬
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顛之禍後為晉平王左

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
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又
之為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烈馬長水校尉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為庸太守加
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
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
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重懦而不武
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
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

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
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九君之面今日見君之
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魯平茹湖叡多建謀策
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又
之顧叡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
日以為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
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
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
輒盈滿叡科簡隱卹咸為營理於是死者得

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高祖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為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固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力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晝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

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揚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執甚成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

無却因今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擊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篝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

至頓舍及明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准繩合肥既
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
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
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
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
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
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
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
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上叡自合肥逕道由陰

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小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
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在今今擊元而處負戶而汲
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
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
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尊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
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
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
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日英自
率衆來戰叡棄素木圍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

數合英其言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敵子
黯請下城以避箭敵不許軍中驚敵於城上厲
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
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裝大艦使汜水郡太
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去秦郡太守李文釗
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敵即遣之鬪艦競發
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敵死之士拔柵斫橋水
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死

身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
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雷下趨水死者
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
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敵遣報
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
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敵積所
獲於軍門捨觀之謂敵曰君此獲復與熊耳
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為侯徵迺迪直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以為安西

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
仙琕北伐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睿
督眾軍援焉睿至安陸增築城二十餘更開
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睿曰不然為將
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
復邵陽之恥聞睿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
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負外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
直散騎常侍十二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

事免頃之起為中護軍十四年出為平北將軍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睿起兵鄉中客陰雋光
泣止睿睿還為州雋光道候睿睿笑謂之曰若
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睿於故舊
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
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
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
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
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

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不無事慕
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
暇日猶課諸兒以學子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
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憇迥稜猶弗
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
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侷仰所行
略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
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蒲河葬歛以
時服高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左右二百匹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
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諡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
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
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
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
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黷放別有傳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
郎出爲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

僧孺為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有故人莫不
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
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
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
書侍御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
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
江黯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

於城外起東西二山出城為堞以應之太
親自負土良大已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山
晝夜苦戰以功授整軍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
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孝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
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
陽為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
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
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

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
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誨老幼爭觀愛獨端
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
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表頗
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具
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爲
中兵參軍兼教師之起也以愛元其武將軍冠軍
南平王司馬兼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
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

貳愛沈敏有謀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
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
戰於治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繡穎胃之死
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與王憺赴焉先是巴
東太守蕭繡瑱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荆
州及憺至令愛書諭之瑱即日請降中興二年
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
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
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衛尉卿子

乾向官三號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為盛族柳惔舉南鄭鄉音從而家聲弟實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常有君子哉

列傳第六

梁書十三

列傳第十

梁書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言人撰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今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索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知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

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意時人每疑其宿備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兵與沈約新野度景之與抗同府見而反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日又召人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

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齊長史初世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召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

中郎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為零陵內史在任繁已省煩竒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為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革善柘渡弟徐藝為曲江

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詣京訴雲雲坐儼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為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誅侍中張穆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卧

內雲又諫曰昔日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
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
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相望風聲未何
龍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
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管且切留情高祖默然雲
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
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
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
之今日所謂懷乎若朽土係之馭六馬雲對曰亦

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次日遷散騎常侍
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
舊恩身拔超居佐命蓋誠如亮知無不為高祖
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嘗侍譙高祖謂臨川王
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由四海之
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
二三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宮領太子中庶子尋遷
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

部猶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
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事越人之急少時與領
軍長史王暎善暎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
喪還家躬營治殯事竟陵王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
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王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
爲郡帝曰庸人聞其相責并不復窮法當宥
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
取以奏旣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
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

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
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
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旣
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
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
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又墨發摘
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
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
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

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為之流涕即
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况閭望
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
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
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爰務登朝具瞻惟允
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勤而舊風論講
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
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如
故并給鼓

禮官請諡曰宣勅賜諡文有

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

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

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

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

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

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為郢州刺史引為

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

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荊州又為征西

記室參軍帶關西令與宗卒始為安西晉安王
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為尚書度支郎
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
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
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
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三侯到宮或不得
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
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
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

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
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沛郡謝朓南鄉范雲樂
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為得人俄兼尚書左
丞尋為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
部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
輔國將軍繼之為五兵尚書日遷國子祭酒明帝崩
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
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
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

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
引為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勲業既就天
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
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
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
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
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識云行中
水作天子此文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
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

祖曰方思之對曰公初故在樊沔此際應思
今王業已就何所復言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
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
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
稽天人之望孰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
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寔安之封爵之子孫若
天子遷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若
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夏周公作賤高
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曄言之意對曰約言

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
出語約約曰卿必符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
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與約邊書高祖
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
雲問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
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亮雲謂
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其人處今日才
智縱橫可謂明也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
公高祖曰哉起之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

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河內亭建爲散騎
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又禪爲尚書僕
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
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亮雲等二
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亮爲左僕射
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
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官致毀亮中書舍
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侯置法吏服
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

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
故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
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
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
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
以言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眷屬徒者
將隊於地契闊也遭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
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宮年歲逾十稔方忝襄陽

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六物不得不任人
事求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入
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
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
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
乖爽今歲開元禮年去至懸車之請事由恩
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薄
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
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產策行止勞

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
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飽僂解衣一卧支體
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
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
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
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
主不追之憾言曰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
年還得平健古語所謂遊性思是策勉為言於高
祖謂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

酒少嗜欲雖時過隆言而居處儉素立之東
曠望郊阜嘗為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
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洵咸得性以為場
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
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
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
願託水而鱗裁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
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蒿之荒蕪從豎而橫構
亦風除而雨覆昔西漢之盛也播遷之云始

這利建於海濤創惟桑文
三河濟之重世
踰班在之十紀或辭祿
三彈冠而來仕
遠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
天步世交爭而波流
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
并邑曝如奔於衢路
大地殯而靡容昊天遠而
誰訴伊皇祖之弱辰
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
窘驚訪安土而移即
肇齊宇於宋方掩開度而
晏息值龍顏之鬱起
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
南轅駕脩衢以騁力
遷華扉而來一登張高衡而徙
植傍逸陌之墮

平面淮流之清百芳而清浸而悠遠世道忽其察
隆縣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
保若霄躡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旣西而復
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壑於伯通迹平生之耿
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
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慮屢歎於
臺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泊而未合志悄悄而
無爽路將殫而張峭情事言而踰廣抱寸心其
如蘭何斯願之浩湯詠歸歟一蹕弱眷巖阿而

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
未諫實非臨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
爲餌瞻兮吳而無歸雖非牢而被裁始歎絲而
未覩終迫組而後信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
莫甚授冥符於芥冀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
之初辰值積惡之心祿寧方割於下執厚重氣
於上墜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
於媯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
而不燭哉方濫於大 播仁風於遐俗開終古

而遺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
嘉期謝中流於初日切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
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競鄙夫之易失
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
譬叢叢華於楚趙無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
駝竝高門於北闕關重扇於華閭豈蓬蒿所能
沒教傳嗣於堯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
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

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僦窮野
抵荒郊編霜寒青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木可
墮之所交因死樵而刊樹由妨基而剪翳泉浹滄
之汀淡寒并秋瓦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
於南浦遷甍甍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葦垣織宿楚
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法於庭樾又因籬
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觀漸沼北
於雷垂周騰陌於堂下其水苗十則蘋萍芡芰菁
藻蒹菼石衣海髮黃苳行綠蒲動紅荷於輕浪

碧葉於澄湖冷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
陸卉則紫葳綠菴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脣蔬
首布淺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必似或幕渚而苴地
或濛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殊制田園異區李衡
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
儉吝之所娛欲令紛披芬華鬱吐綠攢朱羅窻映
戶接雷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
紅英於紫葳帶銜素葉於青蚘其林鳥則翻泊頰
頰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

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在閒關而來
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鷹天狗澤虞秋鷺寒鷄
脩鷁短鳧或參差之翳藻戲澆澆之輕軀翅揮
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
鱗紅鱗碧鱗朱尾脩鱗偃頰小則戲渚成文大
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
竹則東南獨秀九府壇奇不遷植於淇水山豈分
根於樂池秋朔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
負雪北堂之垂訪佳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

每誅空而索有比旨指難以為易不自己而求足
竝尤物公系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
也原農自土之攸始計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
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
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踟念幸取給於庭
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寒農於
甕辱不抱恚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為累之
在余安事于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異維而

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
宴驅四牡之低昂響歌系加之清嘯羅方貞而綺
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俾委千金其如
緣試撫臆而為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
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
津帶脩汀於桂渚肇舉鋪於彊秦路營吳而
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
可珍實寒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
瀾瀾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以公昔代亟徒遊

於茲所侍綵旄而嘉會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
而賦詩或班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漠西陵忽其
葱林延望商飈而永歎無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
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桀
貴則景魏蕭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
歌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
遺武實接漢之後三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
作鎮苞江漢而為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
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臨臨寧知嘆嘆

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嶽以流目
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
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之風臺累翼
月榭重檐千櫺捷噪百拱相持阜轅林駕蘭柁
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
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良域覲高館於
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垂訓之可秉始飡霞而
吐霧終陵虛而倒景如馬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
悠永指咸池而一息至瑤室而高騁匪爽言以

自姤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
作峻蓋望秩之所宗今風雲而吐潤其為狀也
則巍哉崇岵平喬枝拂日堯嶷岵崑隊石堆星
岑崱嶸岵或坳或平盤取一枕卧詭狀殊形孤燈
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巨繞州邑
款跨郊垌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
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瑩兆觀摧殘之
餘遂成顛沛於虛豈虛斂於虛器穆恭已於
巖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

而受崇何示祖之奇傑感橫天而凌地惟聖文
之續武始隆子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
而掩淚神靈一靈館相距席布駢詞堂流柱
請降紫皇於天闕延一祀於湘渚浮蘭煙於桂
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椽握椒精悅臨風以浩
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瀉遠神蹤遐閣念
其巖鳥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
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檠於巖
根或開楹於木末室闈蕭蕭檣梢松栝旣得理

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陟空高
蹈因身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志已於茲日
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彊
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
之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
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及冢家司而獲謝
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丙宇聊暇日以翺翔
棲余志於澤國歸余心於之湯獸依堦而莫駭
魚物沼而不綱旋之於三載寫後念於徂光

晚樹開花初英落... 而雜紅紫... 龍余風... 柯於簷... 雪密松... 並時物之可懷... 滯亦忘之而不能捨也...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 情魚馬歸... 閑遠... 事... 別無... 以斯終

考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
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
其何言美愧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
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賜
錢五萬布百匹諡曰隱約在百重遺子晉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讀書聚書至二萬卷宗師莫比
少時亦貧以子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
覆米而去宗人莫一不以言... 為郡郵傳嘗侍
有故師是... 人... 座中客不曰惟

歐沈家人約伏座流淚而示悲焉為之罷酒約
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
暉善為詩任及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自清
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設勤請退
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
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感於
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
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婚家

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替歸內殿
約懼不覺見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
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
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曹徐爽視約疾還
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講值豫州獻粟徑寸半
帝奇之問曰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二
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差死帝以言
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亦言事大

怒中使讀書者數萬篇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
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書言言百一
十卷宗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通
言十卷論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
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日詞人累千
載而不寤而獨得曾於窮其妙七日自謂入神之
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
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聽用子旋及約時已
歷中書侍郎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

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
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爲給事黃門侍郎中
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
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宣是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
慄黔黎命懸髮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
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
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瞻濟務益時約高才
博洽名亞遷董俱屬典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列傳第七

梁書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軍' and '官']

列傳第八

梁書十四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
靖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
平王景素如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
郭彥文得罪辭連數人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事於燕地庶女告天

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矜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曰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為門下之賓備鳴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使之未大王惠以恩光賜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之海曲之濱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

上則隱於簾肆之謂也。若嚴心之下次則結綬金
馬之庭高議。若三言之下次則真南越之君係單
于之頸俱成丹。毋並圖音。史寧當等分寸之末
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摩骨
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
將之恥。終侯幽獄。名臣之善。更遷下室。如下官
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
行歌而志歸。子陵閉關於去。米越仲蔚杜門於西。

秦亦良可知也。其後下官事非虛罪。得其
實亦亦當錯三合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
奇節口之人。燕趙非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欲明天下
樂業。六二之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
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
痛固門。令憤欲口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主
少垂一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譎言之鬼
無恨於交且。且不在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
心既無死且不朽。且素素瞻覽書。即日出之三。舉

南徐州秀士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
景素素為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
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
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
焉如宗廟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
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
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為鎮軍事領南東
海郡丞曰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
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

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白馬
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
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
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湘
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
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
寡羽號公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
為秦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
聞此二言者多矣試為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

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敗也有感而無恩二敗也士不解體三敗也措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材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為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

出為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為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及仰稱明且日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中長史庾弘遠竝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

竝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
略永嘉太守石皮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
官長多被劾石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
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
帝即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
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
守將軍如故在仁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
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
城衣冠悉投石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

見貞睿未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
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
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
愨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拔爲冠
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
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
如故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
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

富不求富貴具今之亦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
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持
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
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
三高祖為素服舉哀賜錢二萬布五十匹謚
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
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
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為襲封嗣自丹陽尹
丞為長城令有罪削爵並通四年高祖追念淹

功復封為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明末大夫教之後
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非女以嘗晝寢夢有
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於懷
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
好學年知名宋丹陽尹劉玉未辟為主簿時昉年
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為奉朝請充州秀才遷
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
領丹陽尹復引為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為當

無鞏還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為尚書殿中郎轉司
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為文去職性至孝居喪
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嘗居廬于墓側哭泣之地
草為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
初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助其表草其辭曰臣
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用能衣冠深同

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
故愚夫一至偶識皇已帝真不忍自固於縵衣之
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
君棄常獲罪宣德三王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
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平之血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士未乾訓
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將何以肅拜高震慶之武國悼心失圖泣血
行日寧容復徵榮於家

上將之元勳神州爲刑之列在尚書是稱司會中
言實管王三言且虛飾寵幸委成御使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瀆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
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
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
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
昌之丹慄獲由乃知君子之道綽有餘裕荀曰
易照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

建武甲位不列

善屬文尤長載筆才

思無窮富世
成不加無實

王表奏莫不請而昉起草即
初代詞亦深所推挹明帝崩

遷于書信

小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

京三勳府

兩以昉爲驃騎將軍參軍始高祖

與昉通竟陵

西邸於客謂昉曰我登三府當

以卿爲託空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

爲驃騎

昉嘗言也至及故引昉於高祖

高祖

以承以今今反書

卒然良材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或
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暮止臥卒於官舍時
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
祖聞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
敬子昉好交結器業進士及第其廷譽者率多升擢
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
十時人慕之流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
殷芸與建安太守劉淑書曰哲人云亡歲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

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
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
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
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
共沈約勘其書曰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
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間
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
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為著論曰客問
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

客笑此之問客曰六草蟲鳴則阜金躍離獸甯
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務涌雲蒸嚶嚶鳴相召星
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真公喜罕生逝而國了
悲且心同琴瑟必言鬱鬱於蘭芷道叶膠漆志
婉孌於墳笈聖賢以此鑊金版而鐫盤盂書
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
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
夕駱驛縱橫煙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
能測而朱益州泪葬叙謨訓樞直切絕交遊

示黔首以鷹鷂婦人倫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
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
變響日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日月照壁歎疊疊
之弘致雲飛雷薄願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
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為三皇夫組織仁羔我琢磨道德驪其偷樂恤其
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
不輟其立日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豈真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一若其寵鉤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與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匹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百川驚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新言徇荆

鄉湛士於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虎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北翼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踊颺香鱗萃分鴈鷺之稻梁沾玉學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入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顛感頌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温燠

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紉公子
道不結於通人聲未迺於雲閣攀其鱗翼丐
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二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
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
同病相憐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
典斯則斷空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
負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

流四也馳務焉之似涇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乘纖
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鷲曾史蘭薑雪
白舒向金玉泉海鄉雲黼黻江漢視若遊塵遇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
錙銖續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向
荆之跋扈東陵之口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枝詖
痔金膏要藥將去竟脂膏便辟道守其誠故論
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宜也首所入實行張霍之

家謀而後動。三毫寡或。是曰三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實強。南故。桓。三。譬。之。於。閭。閭。亦。回。喻。之。於。甘。醴。夫。寡。者。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秦。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崔。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豐。貶。德。殄。義。禽。獸。如。若。一。豐。也。難。固。易。攜。離。

訟所聚。三豐也。名陷。號食。珍貞。公。所。羞。三豐也。古。人。知。三豐。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紹。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髡。傑。早。縮。銀。黃。夙。招。民。出。塔。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雋。邁。聯。橫。許。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此。亦。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鼓。坐。客。恒。滿。踰。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論。內。謂。登。龍。門。之。

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佑其長鳴影緝雲
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
縹緲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
越歸體雜浦總帳猶懸門罕酒之彥墳未宿
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留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嗚
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去礪絕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列表裳果竟棄之長鷲獨

羣讖然絕其雰分濁

誠取之也誠喪之也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
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
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
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
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
正非先貴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列傳第八

梁書十四

梁書十四
列傳第八



